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4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朱幼麟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國強議員，J.P.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J.P.

陳鑑林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楊森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S.B.S., J.P.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李鳳英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J.P.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J.P.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J.P.

缺席議員：

許長青議員，J.P.

黃宜弘議員，G.B.S.

楊耀忠議員，B.B.S.

劉皇發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J.P.

劉炳章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J.P.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IDSM, J.P.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26 日舉行了第九次會議，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了決定。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2007 年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2008 年立法會選舉，也不實行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立法會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有關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在這個前提之下，2007 年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及 2008 年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安排。

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這項權力，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了上述決定。吳邦國委員長特別指出，這項決定是人大常委會充分聽取了各個方面的不同意見後，本着對香港高度負責任的精神，為了切實維護香港市民的利益，保障香港的民主制度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保持和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而作出的。

特區政府歡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這項決定正式啟動了《基本法》附件的修改機制，也形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新基礎。特區政府將嚴格按照人大常委會這項決定，安排下一步的政制發展工作。特區政府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爭取在這個月內，發表有關政制發展的第三號報告。

我知道，也理解社會上有些團體和市民對人大常委會作出這樣的決定感到失望。我希望他們從顧全香港和國家利益的大局出發，能以冷靜理性的態度面對。經過這次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定，大家更清楚中央在香港 2007 及 08 年的政制發展，以至長遠的發展，始終是有權有責的。香港政制的演變是要得到中央的同意才能夠啟動。大家要清楚知道，香港經濟和內地經濟密不可分，香港經濟今後要保持優勢和持續發展，也要得到內地的大力支持。因此，無論從香港政制的發展上，從香港經濟的發展上，還是從人民之間的密切交往上，與中央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如此，香港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發展和政制發展才能得到切實的保證。

事實上，長期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支持是無私的。香港回歸以後，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央完全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堅決執行“一國兩制”，凡事從維護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都是為了使香港更好。

各位，香港經濟從去年第三季開始出現復甦，勢頭很好，我們預計會有 6% 的增長。香港經濟所以出現令人鼓舞的局面，一方面是特區政府作出背靠祖國的發展定位，並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推出一系列刺激經濟復甦的措施；另一方面，是香港金融、物流、商貿和旅遊，在整個亞太地區佔有獨特的優勢和地位，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我們一定要抓住國家未來 20 年的發展機遇期給香港帶來的機會，抓緊發展自己。在現階段來說，香港經濟剛剛開始復甦，CEPA 剛剛開始執行，粵港合作剛剛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滬港合作正急起直追，個人遊正在不斷擴大，香港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使金融氣氛更活躍。我們要專心致志抓住當前大好的發展時機，開拓新的思路，積極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產業。要做好這些工作，就更需要整個特區政府而不是個別部門，需要整個社會而不是個別行業，聚精會神，共同努力，創造氣氛，推動這個形勢向更好的方向發展。我深信市民最關心的問題，仍然是經濟發展、就業和民生問題。將香港經濟真真正正搞上去，是所有市民對我們最大的期望。

各位議員，《基本法》確定了香港的政制發展，最終要達到實行普選的目標，這一點是中央和香港的共識，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目前，擺在大家眼前的，只是一個速度的問題，是行得快一點，還是行得穩重一點。人大常委會已經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了決定，我們應該以務實和積極的態度，按照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指引，展開下一輪的政制發展工作。我希望特區政府和在座各位議員共同努力，在政制發展新的起點上，透過對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踐，向着最終的目標穩步邁進。

多謝各位。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鑒於公眾非常關注政制發展及過去數月來的經濟狀況，行政長官建議議員集中就該兩個題目提問。如有需要，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再提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作進一步說明。

黃宏發議員：主席，董先生。常言道，“兼聽則明，偏聽則弊”。很高興今天報章傳來曾慶紅國家副主席願意與民主派港人接觸和溝通的消息。但是，在此之前，董先生作為特區行政長官，理應是港人與中央之間的橋梁，理應替港人下情上達的。因此，主席，請問董先生在過去 1 個月內，曾經與哪些香港的個人和團體見面？有多少人？又在哪些會面中曾談及和聆聽有關釋法和政改的意見？董先生有何辦法可力求避免偏聽呢？

行政長官：黃議員，政制發展是國家大事，也是香港的大事，我聽取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我們在香港，作為行政長官的、作為三人小組的，均有我們的職責，在政制發展方面，也有我們的職責。中央有它的權，也有它的責，我們正在一起工作。我可以告訴你，我沒法即時告訴你我曾見了多少人、哪些人，用了多少分鐘。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曾見過很多人。

黃宏發議員：主席，可否請行政長官作出一個書面回覆，說出在過去 1 個月內曾見過甚麼人、哪些團體、哪些個人，以及在哪些場合下曾討論過政制問題和釋法問題？

行政長官：我想我很樂意安排一個時間，讓你到我的辦公室跟我談談。我跟你詳細談談。

劉漢銓議員：主席，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昨天確認，對港元評級展望維持負面，又表示這是反映了現時的政治氣候，這會限制了政府日後所推出的一些開源節流措施的成效，尤其在稅務改革方面。請問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將採取一些甚麼辦法，向這些評級機構和海外社會準確反映香港現時的最新情況，以及化解他們的疑慮，以增加投資者對香港經濟的信心？

行政長官：這一次 Standard & Poor's 的確向我們開了一盞“黃燈”，要我們小心處理。我想我們有很多方面可以做的。第一是堅持審慎理財的原則，我相信我們這個政府是會堅持的。第二，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減赤”的目標和方向最終是可以達到的。另一點更重要的是，社會上不同意見的人（尤其是這次政制發展引起了很多不同意見），真的要坐下來理性地溝通和協商，希望最終能達致共識。這數方面的工作，是大家也要做的。第三，我知道唐司長會與 Standard & Poor's 保持密切聯絡，向他們解釋正在發生甚麼事，希望可釋除他們的憂慮。這數方面的工作，是我們均要做的。

馬逢國議員：主席，董先生，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第二號報告，以及董先生你交給人大的報告，均列舉了 9 項香港政制發展須考慮的因素，我原則上全部都同意。選舉方式只是其中一個環節，其實還有很多方面，包括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澄清、問責制的運作、行政立法的關係、諮詢架構的作用、政黨政治的角色、政治人才的培訓、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傳媒生態，均須一併考慮，

才能優化管治。現在，政府提出這種種考慮的條件尚未成熟，但回歸了這麼久，我卻看不到政府做了多少工作以促進這些條件的成熟。舉一個例子，我兩年前曾提過，希望政府能促進民間智囊的發展，提升公共政策水平。可是，董先生只是在最近才提出會開始研究。我想在這裏問董先生，回歸以來，政府做了多少工作以促進這方面種種條件的發展和成熟呢？此外，在未來的日子裏，政府會做些甚麼工作，令這些條件漸趨成熟？你會如何評估某一種情況才算成熟呢？

行政長官：最近，為了政制檢討，大家就這些問題作了很多討論。中央提出了 6 個原則，而三人小組在聽了香港各界的意見，以及跟中央溝通後，亦提出了 9 項因素。這些因素是很重要的。為甚麼呢？因為如果大家就這些因素有共識，最終對政制發展是很重要的，政制發展才能順利推行。我要說的是，6 個原則和 9 項因素是很重要的，但這不單止是指從香港的管治角度來看，即使對最終發展普選民主也是關鍵性的。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在將來的歲月，我們真的要很努力做好那數方面的工作才可。

馬逢國議員：主席，我希望董先生能說清楚一點，即使過去沒有做也好，未來將如何做呢？有甚麼具體措施可推動這些條件成熟呢？這是很重要的。

行政長官：讓我們一項一項說下去，因為有很多。我舉一個例子。我在施政報告中強調以民為本的施政，最重要是貼近民意、吸納社會人士到政制系統中、吸納更多專才進入諮詢委員會、提升我們制訂政策的能力、吸納專家幫助我們制訂政策。我們現正做這些要做的事，而這些事肯定是對這 9 項因素有幫助的，可有助培訓人才。

何俊仁議員：主席，董先生，從今年 3 月底到 4 月 26 日不足 1 個月內，人大常委會在精心策劃下，很快完成了釋法工作，設立了一個啟動機制，然後便運用那個機制，否決了 2007 及 08 年的普選，甚至更規定 2007 及 08 年的政制發展原地踏步，連循序漸進也沒有。在這場我們認為是人大常委會自編自導自演的釋法戲劇中，我覺得我們港方，包括行政長官閣下及政制發展專責小組，連配角的身份也沒有，只是像整場戲中的工具般，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憐的。我們香港人更像是被人大常委會和中央玩弄於股掌之上，連最低限度的發言機會也沒有，即最少討論一下方案，看看有沒有機會實行雙普選的機會也沒有。

行政長官，爭取 2007 及 08 年雙普選這個目標當然會有爭論，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那便是最少你有沒有要求人大常委會給我們討論的機會，讓我們就政制方案提出不同意見，最後才拍板也不遲？你有沒有這樣做呢？還是由始至終你是被迫當配角，甚至被迫出賣港人利益呢？

行政長官：何俊仁議員，首先，你要知道，無論是我或三人小組，也是如實反映香港人的意見，這是我們的職責，我們一定會做。第二，你要知道，4 月 6 日人大釋法，以及 4 月 26 日人大常委會作的決定，均是在其職權範圍之內，我們要面對這樣的事實。人大常委會作出這樣的決定，我剛才也引述過吳邦國委員長的解釋，他說這項決定是在聽取了各種意見後，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本着很負責任的精神才作出的。這項決定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而作的，也是在聽取了意見後才作的。香港行政長官和專責小組有我們的責任，我們是反映意見，我們要做我們應該做的事。不過，你說我們出賣香港，我便不太明白了，因為特區政府一直是在維護香港的長遠利益，也許我們的觀點與角度不同。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維護香港的長遠利益，維護國家的利益，這樣的維護方式是好的。

何俊仁議員：主席，在政制發展的問題上，中央有最後決定權，我們沒有誰會有爭議。不過，作為香港這一方，我想我們應可有尊嚴地、自由地發表我們的意見。最少在人大作出決定前，應盡量讓我們表達和提出各個不同方案，這是無從爭辯的，而特區政府亦應維護我們這個權利和尊嚴。董先生，現在我想問你的是，你有沒有做到這一點呢？在這一段時間，我們留意到，行政長官閣下很多時候看到新聞界也盡量避開，你不想回應一些敏感問題，很多時候只說一聲“早晨”便閃過了，又或是很多時候，你只是重複一些中央的說話。我不知道你在做這件事時是負擔着多重的壓力，我只是想問，例如人大常委曾憲梓先生曾說你遞交報告前已跟中央談過了、溝通了，但當我們很急於約你見面，希望你抽點時間見一見我們 22 位議員，你卻沒有時間。所以，我想問你是否真的為我們辦事，反映香港人的意見，抑或只是接受中央的指示呢？究竟你是完全沒有時間，還是一如有些報章說，你只是在統領立法會選舉，幫助一些會維護你的候選人得勝呢？就着這個問題，你可否清楚交代一下呢？

行政長官：專責小組在完成第二號報告之前，是聽取了香港人的意見，亦跟中央有溝通。這便是曾憲梓常委所提的跟中央溝通。有關這件事，我們是公開說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很記得那天我收到你們寫給我的一封信，要求見我。其實，我第一時間便安排了，我是很樂意跟你們見面的。不過，我想在這裏強調，這跟我寫信給北京人大常委會是不同的事。那封信只有一個目的，便是我認為依照 4 月 6 日的釋法，我們希望可以啟動政制檢討，但要得到人大常委會同意才行，所以我便寫那封信，基本上便是為了這件事。你在信中的要求是，如果人大常委會同意了，我們在現階段應做甚麼工作。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吳亮星議員：主席，我基本上也同意，在回歸之後，我們更有尊嚴和更有自由度發表我們的意見。我想問一問董先生，包括主席在內的 6 位議員是來自一個選舉委員會——根據《基本法》成立的一個選舉委員會，而它的成員包括各行各業以至各階層的，很多位甚至是透過直選產生的，包括我們在座的選舉委員會當然成員，也是由直選產生的，此外亦有間選產生的。在未來的政制檢討中，就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這個具法定地位和有代表性的組織，董先生會如何進一步發揮他們更積極參與政制檢討的作用？

行政長官：我覺得這 800 人的確可以發揮他們各方面的作用，包括政制檢討的作用。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和我的同事多與他們見面、傾談。我們是會這樣做的。

吳亮星議員：多謝你的回應。我相信 800 位代表固然高興，但他們更須知道的是，能否訂出更明確的時間表，以及有關工作的日程？由於他們是各行各業選出來的代表，他們的確有他們要忙碌的事，跟董先生一樣，他們都是為了經濟發展、為各行業而忙碌。可否就這方面更具體一點，稍後向有關的委員會成員交代，讓他們更清楚呢？

行政長官：這是下一步的工作，是我們會做的事。

張宇人議員：主席，董先生，你曾在施政報告中承諾會致力增加中產階層人士參政和議政的機會，以及委任更多中產人士進入法定的諮詢組織，但直至上月，政府還只是說有關方案仍在初步構思中。為甚麼這方面的進度似乎較為緩慢呢？董先生可否告訴我們，你的下一個具體目標會怎樣加快這方面的進度，以求盡快實現你的承諾呢？

行政長官：對於進展這麼緩慢，我也感到很不滿意。我們的確要加緊進行才可以，我們是會盡量加緊進行的。

張宇人議員：董先生，你的“加緊進行”有沒有時間表，是以月來計算還是以年來計算呢？（眾笑）

行政長官：肯定、肯定是以月來計算的。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董先生，現時，香港上市公司的條例並無要求公司在上市、收購合併時和之後，須公布企業在社會和環保責任方面的報告。我想問董先生會否覺得這樣是過於縱容這些企業，以及會否因此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這樣對於一些小股東可能不公平，因為他們在買股票的時候，不知道這些企業日後可能要承受很多未知的環保責任和費用。

行政長官：直至去年年底為止，香港上市公司的總數超過 1 000 間，比 6 年以前，即回歸以前，增加超過 50%，數字相當好。今年大概還會有 85 間公司會上市，所以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方面，我們是很鞏固的。

第二點，上市的公司也好，沒有上市的公司也好，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的：如果一間公司對社會表示高度的負責任、高度的參與、願意為社會做事，這間公司便會受其顧客和僱員認同是一間好公司。如果這間公司對於環保表現出非常負責任的精神，這間公司便會得到顧客和僱員的支持。所以說，一間公司的好壞，你不用看其他方面，你只須看這方面，便可知道這間公司究竟好不好。

當然，你會說這是自律的辦法。至於在 corporate governance 方面、證監方面是否有需要做這些事情？我想要留待業界和證監會來研究和處理。

蔡素玉議員：主席，其實全球的主要金融中心對於上市企業均會有這些要求。我想問一問董先生，你是否覺得這些要求，即政府提出的這些指引和要求，是合乎香港鞏固我們金融中心的地位方面的利益呢？

行政長官：任何對鞏固我們金融中心地位有益的事，我們都會做。我會把你的意見轉交給證監會，讓他們作進一步檢討。

李鳳英議員：主席，董先生，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一個場合中，你曾說過十分關注外判服務工人的工時長、工資低的問題，你說會採取措施確保他們的權益。我卻很擔心政府“講就無敵，做就無力”。你可否說明你會採取些甚麼有力的措施來確保他們的權益，以及有沒有一個實施的時間表？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知道你今天要問這個問題的。（眾笑）我想告訴你，我不想像剛才面對着張宇人議員般那麼尷尬。我想告訴你，我們在 5 月 6 日，即今天開始執行這些措施，政府有關部門並已發出了指引，我們會堅決執行。

李鳳英議員：主席，似乎董先生說得很簡單，今天便執行。我想問他的是有些甚麼有力的措施，以及他說今天執行，是如何執行呢？會否考慮以立法的形式來保障基層的勞工應有的合理工資和工時上限，以立法的形式來進行呢？

行政長官：我們是以指引形式發給有關的政府部門，告訴他們，所有的外判承辦商一定要接受這些條件。這些條件是甚麼？就是要依照非技術人員，例如說明以清潔工人的中位月薪作為基礎以支付工資。工作時間也要依照我們這中位數字來作安排。所以，我們發出了這樣的指引給所有的部門，要他們執行，在簽訂新的合約時，必定要按照這規則來做，並要嚴格執行。

羅致光議員：主席，我是想詢問一些有關衛生福利的問題。董先生，我想你可能記得，有一位全身癱瘓，傳媒稱之為“斌仔”的朋友，他曾向政府和立法會議員表示，我們應該重新討論安樂死的問題。然而，董先生，我不是想問你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問題。不過，“斌仔”的事件反映的是，對於這些全身癱瘓的朋友，現時的醫療和福利措施未能給他們基本的生存質素，讓他們得以感受到生存的意義。我想請問董先生，你如何看待這件事呢？政府會如何幫助這些朋友，讓他們得到基本的生存質素，從而感受到生存的意義？

行政長官：羅議員，我很同情“斌仔”，我亦覺得我們社會上每一個人面對着“斌仔”或其他與他情況相同的人，應該多做點事情。對於安樂死，我是

有我自己的看法，或許是較具爭議性的。我只可以說，從政府的立場而言，我相信有關部門是正在做工夫的，但永遠也是可以做得好一點的，無論資源方面或人力方面，我們應該多做一點事來關心這些人。

羅致光議員：主席，剛才我詢問董先生的時候，實際上是希望董先生回答，究竟政府的目標是怎樣？當然，我們任何時候也可以多做一點，但我們的目標是否須依循一些基本的準則，就是給這批朋友所謂基本生存的價值和質素？我相信董先生不會明白，當一個全身癱瘓的人很難和外界溝通，是不能感受到生存意義的。董先生，你如何釐定政府的政策立場呢？

行政長官：羅致光議員，我覺得如果你要討論基本的政策方向，便要從根本上討論安樂死這件事，是要從這個角度出發，一步一步地討論的。這是一項好的議題，我想大家應就此方面檢討一下，看看怎樣能幫助“斌仔”重建人生。

梁劉柔芬議員：董先生，現在時興說地域融合發展，我們經常說我們要植根香港，背靠中國，面對世界；國內也在談論泛珠三角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董先生，你覺得我們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呢？香港又應扮演甚麼角色呢？在整個整合過程中，我們應該擔當甚麼角色，應抱着怎樣的態度？應如何積極地爭取呢？

行政長官：你的意思是指泛珠三角，是嗎？

梁劉柔芬議員：是的，董先生。

行政長官：今年 3 月份，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開會期間，我跟張德江書記共進晚餐，就泛珠三角的事作出了廣泛的、初步的概念性討論。泛珠三角包括 9 個省、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即所謂“九加二”。9 個省以廣東帶頭，另有 8 個省包圍着廣東，這些省包括稍遠的如雲南、四川等，一共有 3.5 億人口，是一個具有很大潛力的市場。將來在世界上，區域性的經濟發展是必行的路。上海與長江三角洲（“長三角”）聯合，香港則與珠江三角洲（“珠三角”）一起，現在將珠三角的範圍劃遠一點，包括泛珠三角。從香港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在專業、物流、投資的機會等多方面，均對香港有很積極的意義。最重要的是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我們要積極參

與，不但要積極參與，亦要很主動地參與這個項目。泛珠三角的發展是珠三角發展的下一步，曾司長亦會進一步留意着這個項目。當然，我們現時仍在策劃和籌備中，所以仍未正式宣布。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廣東省及中央都非常重視這件事。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盡快推出這項目，讓整個社會，讓大家更有共識地瞭解這個問題和參與這個問題。你可以看到，我們會得到其他九省和澳門的積極支持，中央亦會積極支持我們辦這件事。

梁劉柔芬議員：董先生，既然我們已有這樣的方向，當局有沒有可能早一些推出一些概念性的取向，讓社會、市民可以多作討論，以及探討他們應如何決定自己的行業的路向，積極進取地配合，提早作出配合，而不是待整個架構或有關概念落實後的角度才出台呢？

行政長官：其實，梁劉柔芬議員，像泛珠三角這樣的一件事，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長遠的影響，所以大家一定要積極面對。你說得很對，我們要早點提出有關項目，令整個社會得以早日參與，我們現時正進行準備工作。當中涉及甚麼問題呢？老實對你說，我們近期將很多精力放在政制發展方面，政府的注意力，以及各位（包括曾司長）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政制發展上，令很多事情被拖慢了。因此，我剛才在這裏說，除了政制外，我們真的還要留意經濟的範疇，我們如何找尋新的增長點，如何推動經濟，令經濟更上一層樓，這些其實是我們急切要做的工作，你對我們的提醒是對的，我們會更積極去做。

劉江華議員：主席，在董先生提交中央的報告中，其中有一點提及香港缺乏政治人才。我相信大家也明白，政治人才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我認為其中一個途徑，可能是一些人經過一個選舉，有機會擔當一些管治職位，從而鍛鍊出來。可是，目前香港的現實環境是——以行政長官或問責高官為例——擔當着管治職責的均沒有普選出來的經歷。另一方面，那些透過普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卻未必有很多機會或未必有機會接受管治的鍛鍊。因此，我想請問董先生，你覺得這種情況是否理想呢？你是否同意香港目前正處於一個政治困局呢？在你餘下的數年任期內，你會怎樣創造這些機會，以改善當前的困局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在就任第二屆行政長官時，提出了我擔任第二屆行政長官的重點工作。第一，要推動經濟發展，尤其在 2002 年時，那時候這是很急切的工作；第二，是如何改善施政；及第三，要推動未來政制的發展。這 3 項是重點工作，你們可能忘記了，但我當時曾這樣說過。

經濟發展方面已推動得很好。可是，在有這麼好的機遇和動力下，我們千萬不要被其他因素將我們的焦點轉移到別處，因而忽略了經濟這事。我們要很關心經濟的持續增長。

政制發展方面，現在已經啟動了。當然，我知道有些朋友對現時的发展不大滿意，但我想向大家呼籲，政制問題是有賴大家討論、商量和尋求共識的，我亦希望大家可以在政制發展方面作出推動，一起推動。

第三點，我剛才提及施政時，我說到改善施政。我告訴大家，改善施政是我和所有主要官員的重點工作。自從去年 7 月 1 日以後，我們自己進行了很多檢討，亦提醒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應如何做好。我希望你們也看到，在最近一段時間，我們是有進步的，但的確還要繼續努力，做得更好。不過，在改進施政、觀察過程中，我們發現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正正是剛才張宇人議員向我提出的問題，是牽涉到人才方面。政治方面的人才可從何處培養出來呢？除了在立法會、區議會培養政治人才外，另一個途徑便是透過我們的諮詢架構。我們如何找更多的專業人士，更多有志參與社會工作的人，參加我們不同的諮詢架構呢？一方面，他們的確可以幫助我們；另一方面，亦可培養他們將來對於參與社會的意欲和經驗，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工作。因此，在培養人才方面，這數方面是可以做到的，我們會積極去做。此外，我當然也希望專業界和商界也可以主動地多培養政治人才出來參與政治。

劉江華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有他的方向和努力。我也希望他在往後數年能夠做到這各點。我想向行政長官作一些跟進，憑他 7 年的管治經驗，他對有志出任下一屆（第三屆）行政長官的人選應如何開始組織他的政治人才班底，有何建議呢？

主席：行政長官，劉議員原本的問題是沒有提及第三屆的。不過，你喜歡怎樣回答也可以。（眾笑）

行政長官：敏感的問題，適當的時候再回答。

梁耀忠議員：董先生剛才回答劉江華議員時說，政制改革須由大家討論、商量和尋求共識。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同事，甚至大多數香港市民均非常同意這種做法。不過，董先生有否留意到，香港市民為人大常委會宣布 2007 及 2008 年雙普選死刑感到失望之餘，更感到憤怒。憤怒的地方在於哪裏呢？是在於

宣布死刑之前的過程，實在違反了香港大多數市民所熟悉的一般程序，特別的地方在於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前，根本沒有嘗試以開放和理性的態度，向我們市民大眾進行諮詢程序，亦沒有與我們市民大眾進行商量和討論。我們看到一個現象，便是在短短不足 1 個月內，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作出決定，令我們覺得，香港過去的一套法治和開放方式，現在究竟是否真的讓中國的一套人治和專制方式所取代？現時市民懷着一種不安樂、這麼難接受的情緒和感受，董先生是否同樣感受得到呢？董先生有否看到，目前，市民無論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已大大失去信心？董先生是否知道問題的癥結在哪裏呢？是否正正就是因為這種商量、討論和共識的制度已經崩潰呢？

行政長官：我在想，這個問題是怎樣的一個問題？人大、人大常委會是有責任、有權力來作出這次的決定。我再三說過，我看過吳邦國委員長說的話，人大常委會這次作出的決定，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是以負責任的精神來做這件事。我相信人大常委會也好，我們香港也好，均要以根本的利益、長遠的利益來為香港做這些決定。我知道，梁議員感到失望，我亦知道有其他人感到失望。不過，我亦看到，現時認同人大這樣做法的人，瞭解人大這樣做的人正在增加，因為大家的確可以看到，香港為了這件事，爭拗得很多，社會分化得很厲害。人大常委會履行其職責，以實際情況出發，在聽取很多意見後，作出了這樣的決定。我的呼籲是甚麼呢？是在人大常委會所作的這項決定的框架下，我們一同合作尋找一個共識，為 2007 及 2008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尋求共識，希望能夠推動政制的發展。

我想再次強調，《基本法》是這樣說；中央是這樣說；我們也是這樣想：最終的目標是普選。現在我們所爭論的，是一個快的問題，還是穩的問題，是這樣的問題而已。我相信大家都是為了香港好而進行這樣的爭論。最重要的是，我們已踏出了第一步。在現時的新基礎上踏出了第一步後，我們再就第二步再看，怎樣朝着最終的目標走。如果我們不踏出第一步，只是站着，是不行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董先生不斷說國內官員作出這項決定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着想。我想問一問董先生，我們民主派提出這些意見，是否真的如你們所批評的“反中亂港”，而不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着想？如果董先生認同我們同樣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着想，那麼，大家便已有一個共識，是嗎？如果有共識，為甚麼你們每一次都不安排在人大作出決定前，與我們討論呢？只是在作出了決定後知會我們，訓示我們呢？董先生過去的工作，究竟是為我們爭取讓我們表達意見的機會；還是與內地官員不斷訓示我們，知會我們呢？

行政長官：溝通其實是很重要的，我們一直盡量製造更多溝通機會。梁議員說我在訓示，其實我不是訓示你們。

梁耀忠議員：我不是，董先生.....

行政長官：我們真的要多瞭解內地、中央的觀點和角度、他們的出發點等。出發點，大家是一樣的，是為了香港好，但要先看到觀點和角度。

田北俊議員：主席，董先生，我想問一問有關 *Standard & Poor's* 數天前對港元負面評級的問題。事實上，我們最近數月的經濟有很大進展，財赤減少了數百億元，失業率有所改善，通縮也收窄了。通常這些經濟因素應該令港元的評級提高，但他們所持的最大理由是政治不平穩，但又不是說 2007 及 08 年普選問題，只是大致上說民主派議員似乎甚麼都與董先生對着幹。可是，事實上，在議會的其他政策範圍，又覺得情況並不是這樣的，例如立法會很多事務委員會也通過了一些法例，是關於民生、就業及經濟發展等，他們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很捧你們的場。為甚麼政府不考慮在這些 *rating agency*（即評級機構）公布報告後，甚或之前，是否可能多作一些溝通？即除了唐司長外，其他主要官員也可以與他們溝通，告訴他們除了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民主派議員在很多政策上其實均支持政府的。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再問民主派，而他們也會說是的，對於政府很多例如自由行、*CEPA* 等政策，他們都是支持的。不要給外國一個印象，以為香港似乎是亂作一團糟，有很大件事，特別是我們現正處於經濟復甦初期，如果外資真的這樣看我們，對我們的民生、就業真的會有很負面的影響的。

行政長官：田議員，我知道唐英年司長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他不但與評級機構駐本地的代表見面，也前往他們的總部向他們解釋。田議員說得對，香港目前的數據其實真的很好。今年，來港旅遊人次可能超過 2 000 萬。超過 2 000 萬，是歷史高峰。30 間新旅館正在興建，預計會在現在至 2007 年間落成，還有 45 間的申請現正待批。這些都是帶動經濟的好跡象，所以在旅遊業方面，在個人遊方面，我們是很成功的。我望着劉健儀議員，物流業的發展也是很好的。去年，貨櫃碼頭的增長又使我們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在 12 年內，11 年排名第一。航空方面，空運貨物有 265 萬噸，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國際機場。事實上，拿出來的數據，每一項都正在增長，每一項都發展得很理想。有關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剛才已說過，我現在不再說。去年，即使在 *SARS* 的環境下，也有多 11% 的公司從外國來香港開設公司，即增多了五百多

間公司。今年在 CEPA 環境下，我想這個數字肯定又會大為增加。在 convention、展覽方面，香港又是亞洲冠軍。因此，在很多地方，我們是做得很好的，而很多地方也可以帶動經濟發展得很好，再加上祖國內地對我們的支持，所以我們應該多出外解釋，多與那些評級機構解釋。當然，我們確實要面對財赤問題，那問題始終要解決，但我很有信心在 2008-09 年度可以做得到，因為現在經濟已經好轉。田議員說得對，我們要多做些這方面的工作，希望你們各位也同樣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樣出外多說一點。

田北俊議員：主席，多謝董先生的看法。我的質詢的關鍵在於政府應該與外國的評級機構說清楚的，便是香港這些方面做得這麼好，其實是得到民主派的支持和認同，才能做得到。讓國際得知這個信息，而不是負面的政治爭拗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行政長官：我們會做的。不過，我想告訴田議員一件事，那些評級機構的做事方式是不同的，例如他們會對內地的宏觀調控感到擔心。他們會有本身的看法和想法。如果大家看宏觀調控，採取的措施其實是恰到好處的。我很有信心，宏觀調控會做得很好，但他們並不理會，認為要宏觀調控，便又有問題了。同樣地，我們有財赤；將來民主黨會怎樣，又是有問題。要到成為了事實，屆時他們才會看得到。他們是這樣操作的。我們當然會盡量向他們解釋，盡量做得好。另一個例子是，一些公司的評級開始被調低，因為利息可能上升。利息現時還未上升，只是可能上升，上升多少大家也不知道。他們是以這種預估的方式來做事的。不過，我們會盡量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涂謹申議員：主席，董先生，在去年 SARS 爆發期間，你作為抗炎行動的總指揮，就不少重要決定，也有分參與和直接作出決定。立法會現正進行聆訊，想瞭解事件的經過和真相。董先生，我想問你，你有否想過主動要求出席立法會的聆訊，以交代事情和責任呢？在 2 月底，你的辦公室主任林煥光先生曾致函專責委員會，當中以在憲制上不恰當為理由，似乎是代你拒絕了出席聆訊的要求。我想問董先生，你是否同意出席聆訊是在憲制上不恰當的呢？我想聽聽你的意見。這是否表示香港的憲制只容許董先生你向中央負責，而不容許你向市民或向市民選出來的立法會負責呢？

行政長官：對於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我很重視，也很尊重。我知道多位政府官員曾經出席聆訊，提供了證據和資料，林煥光主任也代表我出席了聆訊。從憲制的角度來說，涂議員，如果我出席，的確是不甚適當的。可是，我知

道專責委員會的想法和訴求，因此，現時林主任正在與羅致光議員商議，希望能夠安排一個適當的辦法，讓我們坐在一起傾談。

涂謹申議員：主席，董先生可否詳細一點解釋是基於甚麼原因會是在憲制上不適當呢？是否正如我所說，他只可以向中央負責，不能向香港市民負責呢？

行政長官：不是這回事，而是有在憲制上不適當的這個看法。因此，我很希望我們可以找到別的辦法，可達到同樣的目標。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質詢是，可否詳細一點解釋“憲制上”是甚麼意思？董先生可否說一說“在憲制上不適當”是甚麼意思？

主席：你是希望行政長官再補充一點？

涂謹申議員：是的。

主席：請你先坐下來。行政長官，你有否補充？

行政長官：我已經沒有甚麼想補充。我可以讓你看一份報告，是關於在憲制上是怎樣不適當的。其實，我們也曾經就此寫信給立法會。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是下午 4 時，你已回答了 14 位議員的問題，但仍有 11 位議員輪候提問。

行政長官：我再回答 3 項問題吧。

主席：好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董先生，去年航天科技團來香港，掀起了港人對國家航天發展的很大興趣。我也知道國家其實正在全國各地選拔一些所謂優秀人才來接受培訓。董先生，如果我們有一項建議，便是希望航天部來香港選拔一些人才接受訓練，你會否支持呢？

行政長官：我認為這肯定是件好事，對嗎？肯定是件好事。由你提出建議，我們支持吧。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有一個夢，不知是否可以夢境成真，但仍須董先生幫忙才可以成事。如果我們提出這項建議，董先生會否和我們一起聯署呢？

行政長官：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建議，以及可建議達致目標的辦法，我是會這樣做的。我們一起努力吧。

朱幼麟議員：主席，董先生，我相信你會同意，現時香港政制改革其中一項很大的問題，便是特區與中央政府缺乏互信。雖然香港回歸已經差不多 7 年了，但這項問題仍然存在，作為行政長官，你覺得你自己有沒有一點責任，以及作為行政長官，你會做些甚麼工作，以減輕或消除這項問題呢？

行政長官：朱議員，我沒有打電話給你，但你自己得小心一點，年紀大了還要跳降落傘。（眾笑）

是這樣的，我剛才說過，香港的發展，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政制方面，內地的角色也是關鍵性的，因此，我們與內地一定要建立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關係，建立一個在互信和互相尊重基礎上的關係。在這方面，其實是有很多工作必須做的。就這些問題，政府內部其實也有一些想法和看法，我或許可以與你們分享一下。舉例而言，其中一段提及，良好的中央和特區的關係，一定要立足於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瞭解的基礎上，香港人要充分理解國家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國家對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機遇和挑戰、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對全體中國人民的重要性、中華民族在走向繁榮富強過程中的機會和障礙，以及香港民主發展對中央和國家利益和內地同胞的安危和福祉所造成的影響。香港人如果能夠熱情地、主動地從設身處地的角度關懷和支持國家和內地同胞的發展和進步，將會大大改善，或可以說是有助於中央和特區的關係。我相信這些話是值得我們三思的。

此外，我也可以提一提，良好的中央和特區關係包含了數方面，我剛才已談及一方面，至於另一方面，舉例來說，我們須接受和尊重中央所制訂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並遵守它對特區和港人所設定的要求和規範。港人享受“一國兩制”所帶來的各種優惠和權利，但同時也須接受“一國兩制”所施加的限制和條件。我們須瞭解這些方面，然後慢慢地便可以從最少某一個角度而言建立起互信。同樣地，我也希望透過加強溝通和互訪，增加這方面的溝通機會。

主席：朱幼麟議員，你是否須提出跟進問題？

朱幼麟議員：主席，我想澄清我在提出這項問題前，並沒有通知過任何人。此外，我這次跳降落傘是軟着陸的，我希望香港政制改革也可以軟着陸。

行政長官：他說政府也可以甚麼？

主席：是軟着陸（soft landing）。

行政長官：啊，是軟着陸。

主席：現在是最後一項問題。

行政長官：對不起，朱議員，你的廣東話仍舊不是太靈光。（眾笑）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想問一項問題，是一項業界現時很關心的問題。這項問題是，自從今年1月爆發禽流感後，無論是香港或世界各地對禽流感這項問題也感到很擔心。我想問政府，在這方面，現在內地已回復正常的活雞供應了，但來港的活雞數量仍然有限，以致價格不能下調。我們議會中有些議員同事以為農民把價格扯高，但其實是因為供不應求，即沒有貨，所以價格才會這麼高。我想問行政長官，會否和內地有關官員討論，安排恢復正常的活雞供應量，讓市民不用吃貴雞？

此外，就這項問題，在今年 3 月 21 日，在我和漁農業的代表團到北京訪問時，內地官員曾向我們說，對香港各方面，包括漁農業，中央是支持的，但最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有沒有一項長遠政策，讓漁農業的朋友可以生存呢？就這項問題，政府會否制訂長遠的漁農業政策，讓這些行業的人可以生存呢？

行政長官：今年在亞洲其他地方爆發的禽流感和非典型肺炎，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wake-up call，是再一次的 wake-up call，即提醒了我們。我感到很高興的是，由於我們政府的同事在處理非典型肺炎和禽流感方面汲取了以往的教訓，因此這次處理得相當好。事實上，我們的確是應該有一項農業政策的。此外，關於內地雞的輸入和如何輸入，也應該有一項長遠政策。這些政策須建基於甚麼之上呢？便是以社會的安全和健康為主，我們須在這樣的基礎上推動任何政策。我知道楊局長正就這方面努力工作，看看可以制訂甚麼長遠的政策。我相信他屆時是會與業界商量的。我知道我們已經就部分中期的構思，與業界商討。

黃容根議員：我很高興聽到行政長官說將會有一項政策，但這項政策會在何時開始實行，可否告知我們一個時間表呢？

行政長官：我得請楊局長另外答覆你這項問題了，對不起。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共回答了 17 位議員的問題。這是在本立法年度的第三次答問會，在本立法年度完畢之前，還會有另一次的答問會。

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4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10 分休會。